



## 朱彦夫:永远的战士

2013年底的一个深夜,朱彦夫又用残臂习惯性地朝床旁边一摸,冰冷冰冷,什么都没有,朱彦夫的眼泪差点掉下来。

三年了,他还是走不出她的目光和身影。他忘不了这个在自己残废后,还会相中自己的海边姑娘;忘不了这50多年自己发脾气时,那个一声不吭、默立身旁的人;忘不了在她最后的岁月里,半夜还要给他盖被子,却一下栽到他身上的妻子。

她太不起眼,甚至不如山后的一朵小花小草。所以世人多知道朱彦夫,却少有人知道陈希永,这个男人现实生活中的拐杖和精神世界最有力的支撑。

►陈希永生前和丈夫朱彦夫的合影。(资料片)



本报深度记者 张洪波

“我不跟着他，他就掉地上了”

“只是因为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，再也未能忘掉你的容颜……”这不只是一句歌词，还是发生在60年前的一个真实故事。

1953年，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身负重伤，回到张家泉村的朱彦夫伤口再次复发，被人用太师椅抬到了离村15公里的东里医院。就在那里，他邂逅了来照顾姑姑生孩子的陈希永。

没有姑娘敢多看这个“肉轱辘”一眼，只有陈希永，大着胆子看了一眼，想不到这一眼，让这个20岁姑娘的人生从此改写。

50多年后，陈希永跟大女儿讲起了当初那一眼的感觉：“我看了他这一眼，就放不下了，我没掉泪，但心里很难受，如果我不跟着他，他就掉地上了，就不会有这个人了。”

当时的陈希永已经被东里医院招为护士，姑父是沂源县民政局长，她的人生之路，已经很清晰地呈现在眼前，原本可以是另外一个样子。

可这一眼，让陈希永的人生改变了方向。

多年之后，儿女们曾经几次问她，你选择了父亲，是出于那个特殊时代年轻女孩对英雄的崇拜呢？还是出于对弱者的同情呢？

陈希永回答：都不是，就是看他第一眼后，从此放不下。

### 两口子吃个半饱 饭碗就推来推去

可婚后的生活再也不会看第一眼时的揪心和浪漫，而是艰辛无比，还漫长得看不到头。

朱彦夫性子倔强，脾气急，而且“公私不分”——公家的是公家的，私人的也是公家的，他一个月42块钱的残疾金，经常刚到月中就被朱彦夫连花带带的分文不剩。

朱彦夫经常用自家的钱招待来给村里办事的人，可家里没钱没面没菜。陈希永当着丈夫的面又不好说，只好摊开双手，朱彦夫明白她的意思，却装作不懂，只是摆摆手，意思是让陈希永快去准备，至于怎么准备，他不管。这可难死了陈希永，只

好到处除肉除菜。

她和朱彦夫生了五女一子，还养了他的老母亲。朱彦夫的精神再强大，但在现实生活中，他依旧是个“肉轱辘”，柴米油盐孩子老人，他一样伸不上手。一个九口人的大家庭，陈希永只能靠自己。

家里经济困难，陈希永把能吃的东西先端给婆婆和丈夫，再端给孩子，自己经常吃不饱。朱彦夫发现后心疼得不得了，每次都吃个半饱，然后推给陈希永，说自己已经饱了。陈希永吃几口，就说饱了，然后再推给朱彦夫，两人推来推去，有一次，脾气急躁的朱彦夫气得把桌上的碗筷全拉到院子里。

“就记得当时碗筷碎碎摔了一地，父亲又心疼又生气地盯着母亲。”50年后，大女儿朱向华仍然清晰地记得那一幕。

### 留要饭的

#### 在家住了四个月

村里人常说，朱彦夫心眼好，但陈希永心眼更好。

张家泉村有朱彦夫这么一个特残功臣做村支书，发展要比外村好些，在经济困难时期，就不断有外村人来村里要饭。只要有人上

门，陈希永从没让人空手出去。

唯一的儿子朱向峰记得，有一年，妈妈留四个要饭的在家里住了四个多月，房子小住不开，妈妈就让一个要饭的每天搂着他睡觉，搂了四个多月。

“家里煮了面条，妈妈先端给要饭的，有剩下的我们才吃。”朱向峰回忆。

后来条件好些了，那几个要饭的感谢得了不得，就凑钱买了一条烟，大概是9毛钱，然后谎称是要饭要来的，送给了朱彦夫。

陈希永把粮食给了别人，自己就断了粮。有要饭的上门跟她商量：“你们家有残疾金，俺要的饭要是自己吃不完，你能不能买下来喂猪？”陈希永满口答应，只要要饭的把吃剩下的饭送来，她全留下。不过，这一块块窝头、煎饼可没用来喂猪，全让陈希永给人家吃了。

朱彦夫做村支书这些年，挖井、修沟、开大寨田，都要亲力亲为，有时候怕自己在床上呆的时间太长，其他村干部糊弄他，还经常在夜里绑上假腿拄上拐，出去查看实情。

张家泉村山路多，朱彦夫走不了多远就一个跟头滚出去了。到了晚上，陈希永等不到朱

彦夫，就要到山里去找。有一次，她深一脚浅一脚地喊着，突然看到草堆里探出个脑袋，“你别喊啊，你喊我就暴露行踪了，我还怎么了解实际情况啊。”于是陈希永也钻到草堆里，两口子相视而笑。

这次，朱彦夫又摔了个头破血流，这在陈希永看来太平常了。这些年，丈夫绑着假肢出去，整天摔得青一块紫一块，她早已成了半个大夫，家里也成了“医务室”，小病小症都处理得了，这让村里人也受了益，长了病都往她家跑。

### 娘家送来的咸鱼 送给58户乡亲

张家泉人记忆最深的，还是陈希永和58份咸鱼的故事。

陈希永是日照姑娘，娘家就在海边，后来娘家人看闺女女婿生活困难，就给陈希永带来两大筐咸鱼。这让朱彦夫喜出望外，快过中秋节了，村里啥都没有，正好把咸鱼分给大家过节。陈希永心里虽然也很舍不得，但还是把咸鱼分成58份，每份大小搭配有三条鱼，给婆婆留下一份后，其余的就和大女儿挨家挨户去送。

结果送完最后一户后，娘俩傻了眼。她们把人数给算错了，不连婆婆应该还有58户，少算了一户。最后万般无奈，陈希永又从婆婆那份里拿出两条，送给了蔡明显家。

祖孙九个人就着仅剩的一条小咸鱼，你推我让，过了个难忘的中秋节。

陈希永曾与朱彦夫一起，被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接见，当时迟浩田给他们郑重地敬了个军礼，然后拉着陈希永的手说：“朱彦夫能活到今天，你有很大的功劳，你也是个红嫂。”

“你妈就是个菩萨啊。就是旁边有个人拿个篮子走路，她都

恨不得帮人家提着。”2010年，陈希永去世后，张家泉村的一些老人没法到县城送她，就在家哭哭啼啼。

### 临终前9天

#### 为夫盖被栽到他怀里

哭得最伤心的还是朱彦夫。

那时他已经重病缠身卧床不起，但他执意跟孩子一样披麻戴孝，趴在地上嚎啕大哭：“你不能撇下我啊，你等着我，我很快就去找你，以后咱们还是一起生活，不能分开……”

这是朱彦夫第一次表现出他的软弱，曾经叱咤风云战天斗地的军人，此时脆弱得像个孩子。

朱彦夫一生没离开过陈希永，他能“走”时，去哪儿都是陈希永跟着，他不能“走”了，都是陈希永一刻不离地守着。

陈希永原本是个开朗爱说的女人，但自从朱彦夫患脑血栓半身不遂后，她只是偶尔到大门口站站，仰脸深吸几口外面自由的空气，就赶紧转身回屋。

陈希永的腰不好，后来患肺癌后，人很瘦弱，力气也小。朱彦夫的肠胃不好，经常一上厕所就是急的。陈希永就在床边放了一瓶酒，每次倒上半杯，再冲上半杯热水，然后一口灌下，借着这个酒劲，背起朱彦夫就往厕所跑。

“我就觉得他这一生不容易，为国家出了力，牺牲了他自己，我是一个手脚健全的妇女，我就心想我这个青春献给他，两下里平平安安，都过个幸福的生活吧。”在生命的最后几年，陈希永曾跟人这么说过。

在陈希永最后的岁月里，她也没用儿女伺候朱彦夫，而是一个人守着这个相濡以沫半个多世纪的男人。

在她去世前几天，陈希永已变得非常非常瘦，夜里，她起来，仍然习惯性地给丈夫盖被子，却气力不支，一头栽到丈夫怀里。

那天晚上，朱彦夫也想起来给她盖被子，却因为半身不遂，整个人重重地砸在她身上。

一整夜，两口子相依相偎，谁也没睡着。

九天后，陈希永去世。

### “说句道歉的话，是我的最终愿望”

去世前，朱彦夫守在她跟前，陈希永摆摆手让他回去，那神态就像溺爱一个孩子：“你太累了，快回家去。”

陈希永走后，朱彦夫夜里依旧经常醒来，习惯性地摸一摸床旁边，却是冰冷冰冷，再也不会有人起来给他盖被子了。

“我这辈子对不起她，我性格不好，经常暴躁如雷，可她从不对我发火。我想给她说句道歉的话，这是我最终的目的，也是最终愿望。”妻子去世后，朱彦夫才说了这句憋在心里一辈子的道歉话。

他忘不了，因为妻子不吃米饭，自己将碗筷一把摔到院子里的情景；他也忘不了，在写《极限人生》时，因为妻子进门打断了思路，他把稿子撕碎，躺在床上嗷嗷大叫的情景。

每当这时，陈希永从来不跟他急，只是站在一边，静静地看着他。

“有时他发火，我也难过，但心里劝劝自己就平静了。咱有手有脚的不高兴，他又怎么能高兴起来呢。”有一次，陈希永曾跟别人这么说。

陈希永从没跟朱彦夫说过，她看他的第一眼到底是什么感受。朱彦夫这辈子也没跟子女说过，他对妻子是分什么感情。有时候跟护工张德良单独相处时，他偶尔会聊一聊“向华他妈”：“别对第三个人说，这可是咱俩之间的秘密呢。”

大女儿朱向华曾问过陈希永，“妈，你这辈子到底是苦多呢，还是幸福多呢？”

陈希永沉吟半天，拉着女儿的手说：“话不能这么说，我做这一切都是心甘情愿的。”

看过陈希永年轻时照片的人都知道，这个特残军人的媳妇，身高有一米七三，日照海边姑娘，长得白净漂亮。



朱彦夫和陈希永育有五女一子。(资料片)

# 多看了你一眼